



王文杰 杨民青

大兴安岭大火灾

长征出版社

大兴安岭大火灾

王文杰 杨民青著

长征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九月

封面设计：陈玉先

大兴安岭大火灾

王文杰 杨民青著

*

长征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阜外大街34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二二三〇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5千字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500

统一书号：10268·007 定价：1.20元

ISBN 7—80015—025—9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春天姗姗来迟的大兴安岭.....	(2)
第二章	火魔导演的残酷战争.....	(14)
第三章	大火袭来的一瞬间.....	(37)
第四章	昨天, 似乎已经古老.....	(62)
第五章	大火中罹难的人们.....	(79)
第六章	火光放大、缩小的人影.....	(87)
第七章	世界性的火海, 中国式的人海.....	(125)
第八章	燃烧的森林, 燃烧的人.....	(143)
第九章	历史难以判断.....	(174)
第十章	无休无止的大火.....	(185)

引 言

人类历史上不容忘却的日子——公元1987年5月7日。

荧光屏投出的卫星云图，蓦然多出三个鳄鱼眼泪般的红圈，如同紧铐在林海上的三条锁链。中国人亿万颗焦虑的心被揪住了，全世界亿万双蓝色的褐色的眼睛惊愕了！

中国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

我们乘飞机火速赶往灾区。那熟悉的曾一次次留下我们足迹的大兴安岭，仿佛一夜之间变得蓬头豁齿，朽迈衰老，无法辨认了。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飘浮半空述说火之威慑的黑蝶般的灰烬；斑驳焦土上枯立的根根秃木；毫无戒备仓促应变死里逃生的上万灾民；草草掩埋匆匆停放在废墟旁树丛中蒙难者的尸体；做出超人生理极限奋力扑火的35000名将士；被火光拉长缩小的形形色色的人影，以及属于他们的色彩斑斓的心；还有那些怪诞荒谬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

象这场大火不可遏止地在一瞬间爆发，我们手中的笔也按捺不住汹涌澎湃的激情，急切地想告诉人们——

大兴安岭的这场大——火——灾！

第一章 春天姗姗来迟的大兴安岭

一、养育人类的故乡和高高举起的手臂

早该是山青水绿，郁郁芊芊的时节了。

初春的笑意最先抹上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蓓蕾。紫褐色的枝条吸着生命的乳汁，不等放出尖尖的绿叶，象少女红唇一样的映山红花瓣，便吻湿了四周闪着幽蓝色光泽的冰雪，温热了那寒冬冰清玉洁的肌肤。

巨石般的冰块和铁屑样的雪粒，不声不响地滴着感叹新生的暖泪。一条条奶液似的冰河里，波浪抚慰和叩击着冰封的河壁，喷洒着如幻似梦的神奇雾气，浸软了河岸边残存的冰块。尽管河面还没完全融化，但淙淙流水奏着一支支温暖的欢歌。这是春的信息，春的旋律！它滋润着大森林高耸的手臂和大地上编织的绿衣。

融化了的河面，映着最先踏春人的笑脸，向人们打开一扇扇春的窗子，装进一个新绿勃发滋润渐暖的世界。

意气松挺直尖细的针叶，似乎和匍伏在地的松萝、石蕊、石耳同时萌发，那注有无限生机的细嫩绒毛，罩着鹅黄淡绿生命的光晕。其实，最有意气和生命力的，算是生在洁白如银永冻层的绿色葶苈，她们怕是这北方植物王国里最短命的匆匆过客，明知一生只有五、六星期的生命，仍以一身葱绿相殉一年

一度的春光。

或许，作为这绿色王国的主人——兴安落叶松、鱼鳞松、樟子松、白桦、黑桦、杨柳、山榆、柞椴、槭槐等三百余种的森林家族，为之感动了。一场绿雨，一阵暖风，那无数的叶片便猛然眨动晶明闪亮的眼睛，奏起海涛般壮丽的春的和弦。就连那上百年参天的古树，也不由得挤出老泪般的松油，献上遗传千年的古色古香。

山峰缠绕着乳白和淡蓝的云岚氤氲，林间洋溢着浓郁的芬芳。繁星似的野菊，火苗状的野罂粟，如同精灵的鹿含草，宛若鳞片的蒙古香，怒发冲冠的松塔，水仙样的大叶樟、小叶樟，无限生机的莎草、苔草，及色彩斑斓的兴安杜鹃、兰高岩、黑越桔、野玫瑰、山芍药、剪秋罗……还有那数不清的琪花瑶草，装点着大兴安岭这个美丽壮健的北国少女。

在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眼里，大兴安岭已经不年轻了，足有两亿年的高龄。上古生代，沧桑巨变，酷热的太阳射出紫箭般的光芒，灼热的地球和陨落的星团冲撞，造成似乎银河骤落一样的疾雨，巨蟒般的泥石流、火山岩流到处奔泻……大兴安岭在这裂变中，冉冉从海底上升，隆起至今长750公里，宽200至300公里，海拔1100至1400米有峰不险，岭顶弥平的高山。

大兴安岭——一座凝固的海洋，古化石的宝库。假如有一把神奇的钥匙，科学家坚信从这里可以得到沉睡了万年的恐龙、猛犸、始祖鸟，或许还可以找到在裂变一瞬间，痛苦挣扎的和人一样身腔，拖着原木般尾巴的鬣蜥……

大兴安岭——一座并没有沉沉睡去，没有丧失勃勃生机的群山。科学家早用那知识的手指触到了它不断跃动的脉搏，一百万年来，它仍在缓缓崛起，继续把顶峰推向高空80米，正

象我们苦难深重而富有希望的中华民族。

在大兴安岭，连那刻板无情没有笑容的永冻层也充满着诗意，引起诗人的无限遐想：那冰凉僵硬的身躯，紧紧护盖着古老的过去；不惜把血肉凝聚成岩石般的固体，不惜把血液沉淀成盐晶样的颗粒；太阳漫不经心地光顾，无法窥测深层纹理；从不象浅薄的冻土，受到一点儿恩泽亲昵便情随境移；那是一颗硕大的黑色琥珀，有鳄鱼的祖先蜥蜴在凝固的波涛里；这看似呆板的存在，并非故弄玄虚；它在长期冷静期待着科学与探险的足迹……

“莫到潇湘岂有诗。”那是古人的偏见。大兴安岭，是诗的林丛，诗的海洋。

感谢那生命的绿色，那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中压倒一切的绿色。大兴安岭和世界其它大森林一样，成为地球之肺。那需用天文数字统计的叶片、根须，是地球用来呼吸的细胞和管道，那叶片上至少上万个看不见的细孔，便是这细胞上生命的分子。一亩森林不知疲倦地一天呼出49公斤氧气，吸进67公斤二氧化碳。世界上1/3的氧气都来自这不知疲倦的绿肺，超过人类生命需求量的十倍！

难怪大森林给这个星球提供了9/10的生物量和超过湖泊8倍的贮水量。难怪包括人类祖先在内的2/3的生物都在此栖息生存。单单大兴安岭就生长着马鹿、驼鹿、香鼠、狃狃、貂熊、獐子、狍子、罕达犴等50多种动物，和飞龙、乌鸡、野雉、鸳鸯等270多种飞禽和鸟类。

一万年以前，我们民族的祖先就找到了大兴安岭这块林深草茂的宝地。

森林，向宇宙伸出手臂，举起绿旗，自豪地宣告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造力的生命存在！

具有512万公顷林地的大兴安岭，和具有28亿公顷森林的世界相比，1000棵树中，属于大兴安岭的仅有大约7.8棵。然而，对于我们这个在世界占有森林面积居第120位的共和国来说，森林覆盖率达62%的大兴安岭，是祖国四大林区之一，一颗瑰丽的绿色宝石。

森林，一座巨大的贮水库。那深抓在地上无数只树根的手指，紧握着无数条潜流，握住那随时都可能流失的大地的血脉。一棵桦树一天就吸取着土壤里3400升水分，一亩林地可把一半以上的落雨吸收。而那些透迤在地不起眼的泥炭藓更是大显身手，它们甚至可以吸收比自身重16—20倍的水分，称得上是一台台有生命的绿色抽水机。

森林，一台巨大的气候调节器。那树干的手臂，树叶的手掌，织起一张张几乎密而不透的绿网，吸收和反射掉60%以上的灼人阳光。到了冬天，森林那高大的身躯，高耸的手臂象一片弹性屏障，把凛冽狰狞的狂风拒之于外。林中不只是冬暖夏凉的暖房，当干旱季节，森林便释放出乳汁般的雾气，无偿供给大地养分。

森林，一座巨大的化工厂。那不计其数的绿色叶片如一张张大口，吸着金灿灿的阳光，给地下增添着黝黑闪着油光的肥料。黑土地，肥沃的黑土地，地球上最廉价也最珍贵的黑色金子，贮满了软腐殖、粗腐质、过渡类型腐质等丰富营养元素，是大兴安岭的骄傲，也是东北的骄傲——“插根筷子也能发芽！”难怪人们这样羡慕它。

森林，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地方。共和国大厦中有它坚强的骨骼；铁路大动脉上有它支撑的手臂；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有它无私的荫护；而那些树皮、树枝、树叶、树脂、果实的经济价值更是远远超过木材本身，源源不断地向人类提供造纸、

造丝、造纤维的工业原料，提供大量贵重的药材和土特产。

失去了森林，世界不会再是一个水嫩灵秀的少女，而只能是一个枯干狰狞的骷髅！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

五六十年代，这首歌曲象松柏一样，根植于新中国多少少年儿童心中。大兴安岭人骄傲地宣称：这是“森林王国”的国歌！

二、抹着现代油彩的科学童话

这似乎不是科学童话——

……重重叠叠的林涛被聚敛在一台台乳白色的电子计算机中。那些历年以来可怕的火灾场面，那些未卜先知的不可怕的火情火险，还有无尽其数的各类精密数据，准确深藏在电脑那看不见的沟回和纹络里，任凭那些穿着白大褂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科技人员随意提取。在这里，只需女人纤细的手指按动那些键钮，豆绿色的荧光屏幕上，便会闪动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字、数码、图表，足可超过关东大汉在林海中数日数月的长途跋涉，和那些必要与不必要的实地考察。

……层层山岭上，数百座瞭望塔拔地而起，异常自信恪守不渝地俯视一切。高倍望远镜和最先进的探测仪，向森林里眨动着机警的眼睛。节点联网的现代化通信“耳朵”，静待着哪怕难以察觉的一丝风声，一星火点。只要有一处触动那过敏的神经，整个林区的防火探测网便立即响起刺人的警报。

……那些装载着成吨化学灭火剂的银鹰，凌空欲飞，待命而动，只等指挥部一声号令，身穿红色、黄色防火衣，手持风力灭火机的消防队员、森林警察，便如同天兵天将，直落火

场。载着巨型水炸弹的轰炸机，黄蜂般的撒水灭火机群随之而起，迅速围歼刚刚燃起的火源火头。

……一碧万顷的林海中，大力士般威武雄壮的推土机群，犁出黑色宽大的防线，如同瀚海中筑起的绵绵防火长城，堵截了万一袭来的潮涌般的红色火浪。在最佳位置和合理密度的条件下，屹立着橘红色岛屿般的消防器材、器械仓库，里面长年储存着可供千人乃至万人使用的各种灭火工具，和在荒山老林露宿的睡袋。即使没有火情，那腹部装有红外线观测仪的飞机，也准时在绿色海洋上游弋。

……

请相信，这不是安徒生没来得及编织的童话，也不是阿拉伯古国的天方夜谭。

假如我们森林业的有关领导有这样科学的慧眼，如果能预感到公元1987年晚春在大兴安岭发生的这场历史灾难，或者我们真正有一点儿“只争朝夕”精神，这一切不会是悔之晚矣的童话，一定是防患未然的现实。

或许，这一切只因为历史老人少给我们这个民族三个月的时间？

1982年10月，大洋彼岸一些加拿大朋友的友好目光，关切地注视着我国北方这块绿色宝石。可以说，近代中国人了解加拿大，几乎都是从了解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抗日战争中，我们很自然地把白求恩——加拿大——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一个无私的加拿大人的鲜血，在中国一名普通战士的心中流淌！40多年后，来自加拿大的三名森林防火专家，象当年白求恩支援中国抗战一样，支援当今中国的既艰难又宏伟的四化事业。

这些专家中肯而严肃，科学而友好地提出一系列建议。这

些内容包括：迅速建立起现代化的森林防火通讯网；迅速建立起先进的雷达探测网；迅速建立起系统的森林防火气象网；加拿大将迅速提供先进的扑火工具、机具和电子计算机；立即派森林防火技术专家培训中国防火人员。为完成这些目标，加拿大慷慨馈赠570万加拿大元，帮助我们发展远远落后的大兴安岭防火事业。他们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设备，在我国的大兴安岭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森林防火中心。逐步扭转第三世界国家森林防火长期落后的局面，保护日益减少的世界森林资源。

或许，置身局外的加拿大人早已清醒知道有燃眉之急的大兴安岭森林防火现状：

——大兴安岭北端处在风头火口上，属北温带高寒地区。每年3月15日至7月15日，受贝加尔湖气旋影响，屡遭凛冽和干燥的大风。特别是春季，这刮不完的风象无数只强劲的手，妄图拧干大森林的水分，给人为失火提供燃烧不尽的干柴。这里是全国闻名的多火灾区。

——大兴安岭的中南部处于雷击区，火气冲天暴烈狂躁的雷公，经常在夏秋交替的万里晴空发作。似乎这个地区的每棵树尖草芒都会触动那过于敏感的雷公的神经，造成电闪雷鸣，向无辜的森林倾泻无名大火。这里的塔河地区历史上发生雷击火的次数竟占火灾总数的70%。

——大兴安岭山多平坦，河多狭窄，缺少有利地形地貌做依托，做隔离，分割躲避随时可能发生的大火。加上这里原始森林和次生林中含油树种繁多，林草相接，林村相接，林镇相接，极易火烧连营。而大兴安岭的脊梁伊勒呼里山和最后防线的嫩江，在强大火魔面前，不过如同一道门坎和一条小溪。

与这些极为不利的火灾条件相比，大兴安岭的防火设施、

队伍建设如同车薪杯水一样极不相称。每亩林地八分钱的防火费用，刚好用来买一张告急信的邮票。号称“亿万富翁”的大兴安岭，哪怕动用一分钱，也要经过一级又一级，直至国家林业部的批准。“一仆三主”，大兴安岭竟有三个“婆婆”。业务上它属林业部直属的森工企业，行政上又属黑龙江省管辖，而版图上又伸进内蒙古自治区。每年盈利除上缴黑龙江省财政税收，内蒙古自治区“土地使用费”，林业部管理费外，只能从盈利提取5000万元的育林基金。但扣除能源交通费、营林机构费等各种税收支出外，真正能用来护林防火的就寥寥无几了。

林区道路是护林防火的重要依托和天然屏障，是衡量防火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这是增强控制火灾能力的重要设施。北欧各国的林道网，一般都在每公顷几十米左右，联邦德国有的超过100米。美国佐治亚州的林区，平均每公顷已达170米。而我国林区道路网密度最高的小兴安岭低于人家几十倍。至于大兴安岭的林区道路平均每公顷大约只有小兴安岭的一半。

大兴安岭方圆52万公顷的偌大林海中，仅有可怜的31座“半瞎半聋”的瞭望塔。即使剩下一半未失明的瞭望塔也都是“近视眼”，每座瞭望塔20公里外便一无所知。而在小兴安岭的伊春林区（不属国家林业部企业，归国家森林总局管辖），其林地面积比大兴安岭小了一半，但瞭望塔却是大兴安岭的三倍！其护林防火队伍也比大兴安岭多近600人。

“一仆三主”的大兴安岭的护林防火部门也打着“一仆三主”的烙印。防火指挥归属地方政府，森林武警属警察部队，空降灭火队又归东北航空护林局管辖。大兴安岭地区行署一位主管防火的副专员说，我们早想建立一支统一组织调动，有现代化装备，战斗力强的扑火队伍，可有关部门迟迟不表态，直

到今年5月发生森林大火之前，还为资金问题扯皮不休。

对这一切，加拿大森林防火专家知道，而我们有关部门却似乎不知道。在急需加强森林灭火专业队伍的时候，前林业部长杨钟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疾呼：森林警察队伍还要精简，现在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不可理解的是，加拿大这个友好国家拿出570万加元，无偿为我们建设急需的防火中心，我们作为主人，应千方百计筹集对等的资金。然而，没有。也许是掂量了再掂量，权衡了再权衡，研究了再研究，才拿出320万元人民币。

现在，全国人民会有上千个疑问责问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也一定会有上千个说明或解释。然而，这些争论对这场火灾来说，已经徒劳了。

特别可惜的是，从中加签定建设大兴安岭防火中心的合同开始，已时过四年，原定今年5月开始安装，8月份全部完毕，投入使用。

但大火却提前三个月到来。

难道是素有快节奏、高效率之誉的外国专家拖了我们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后腿？

公正地说，时间老人不是少给了三个月时间，而是多给了整整四年时间。可悲的是，在这四年时间里，我们却没有把那个童话变为现实！

这个该诅咒又该感谢的无情的时间老人！

在加格达奇，当这场特大火灾刚刚发生，我们见到了帮助建设大兴安岭防火中心的加拿大专家和技术人员。他们有的偕夫人，却没住宾馆，而住在从本国运来的简易住房里。如果不是看到对面的豪华的林海宾馆，仿佛置身在野外的工作间里。

房间的陈设十分简易，甚至连我们中等家庭也不如，简易

沙发是一排未着色的木架和活动靠垫组成，折叠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丁字尺和文具。木墙上的英文中国地图和电视剧《红楼梦》的挂历，似乎无言地说明这些加拿大人已把我们这个国家时刻放在心中，并十分和谐地接受中国传统艺术的熏陶。

杰克·麦纳先生、乔·阿贝拉先生、乔·尼特雷先生及两名年轻的技术人员，和我们寒暄过后，那坦诚友好的脸上，立即显出无可奈何的苦笑。这三名已经50岁开外，具有30年以上森林防火经验的专家第一句话就是：

这样大的火，我们平生没见过。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深为中国人扑火的无畏精神感动。这样大的火，即使在我们国家，用先进的灭火机具也难以控制。

这不是对我们“人定胜天”宏论的否定，而完全是科学求实的态度。

十分巧合。正当烈焰熊熊燃烧我国北方森林瑰宝的时候，在横贯东西半球北纬45°至55°线上，中国、苏联、美国和加拿大四个国家先后发生8场特大森林火灾。加拿大的林火已吞没了近10万公顷国家和私人的森林。这8起大火，加拿大竟占4起，其中在靠近美国边界的温尼伯市附近，萨斯喀彻温省北部、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烧毁林地都在10000公顷以上。

“无论中国的利益，还是加拿大的利益，作为森林资源都是人类共同的利益。但象这样特大的森林火灾一经发生，目前各国都没有好办法直接扑救，对此人们无法操纵控制，只能及早发现，迅速扑打，免得酿成大祸！一切再早一些就好了。”

麦纳先生手持宽边眼镜。他是援建大兴安岭森林防火中心的加方经理，身穿劳动布蓝裤，浅咖啡色毛衣。说话间不时习惯地把两眉向上一挑，更显得严肃。

不知他说的最后这句话是随意的一句，还是沉思的一句。

三、太阳烘烤下焦干蜷曲的大地之肺

大兴安岭，这座庞大的固体水库涸竭了。

1985年11月起，大兴安岭北部只下过一场透雨。号称祖国北极的漠河突然燥热起来，整个大地含水量已降到极限。严重干旱造成一系列奇特的现象：

——春季，黑龙江沿岸的地下井几乎全部干涸。往日几米、十几米的水井里，很难见到清澈甘甜的井水。沉下的水桶，打上来的经常是泥水。连有些长年不断的山泉也断流了。

老百姓说：“龙王爷搬家了。”

——在“北极村”不远的地方，有人看见天空突然下起了沙雨！目击者说，开始好象有星星雨点，接着狂风大作，满地黄沙。沙雨遮住了昏暗的太阳，人好象顿时掉进黑洞里。

老百姓说：“风神爷发火了。”

——在大兴安岭北部的露石顶山，有人听见顽石的呻吟。起初，以为有人哭泣，可找遍四周并无人影。当他们沿着声音寻去，发现这声音就是来自石缝。耳朵贴近，更可以断定，声音是从里面传出，如泣如诉。人们疑惑，人们吃惊。

老百姓说：“山神爷受罪了。”

这一切貌似神奇的现象，其实只不过是大自然和人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连最令人费解的“顽石呻吟”也不过是简单的自然现象。在南美洲的俄利诺克河畔，类似这样现象就多次发生过。当地居民曾有一种传说：在河岸的岩石中，有死者的魂灵存在，许多人真真切切听见里面有人哭泣。这个谜直到一位到此旅行的科学家才揭穿——原来，石头的缝隙中有云母膜覆盖着，中午石头被晒热，裂缝中空气被烤热。夜晚，温度急

剧下降，裂缝的暖气急速冲出，云母膜被剧烈震动，石头便发出“痛苦呻吟”了。

要说真正痛苦的，那是在太阳烘烤下焦干蜷曲的大地之肺。

晚春。冬雪赋予大兴安岭的细嫩皮肤早已无影无踪，只是在山洼沟塘灌木丛的庇荫下，才能找到一点点冰块雪迹。无论多美的少女，一旦浑身皮开肉绽，美丽就会荡然无存，只能让人觉得疮痍满目，惨不忍睹。

一条条干涸的河床现出黄褐色的沙土，象倒翻在外血淋淋的肌腱。一块块龟裂的土地，如深深划破的刀痕，向外蒸腾着最后残存的湿气。公路上，只要车辆驶过，那厚厚一层干燥的沙土便被扬起，形成呛人的烟浪。

越来越难以见到的黑熊、野猪，受不了干渴饥饿的煎熬，违背常规地向有水有人的地方袭击。机警敏捷的小鹿动作居然迟疑缓慢了，只要发现一处有稍微嫩湿的枝叶，便不顾一切地埋头吮吮。可怜小松鼠无水止渴，在树干上攀高缘低，骚动不安。

四季长青的针叶林，变得分外枯黄，森林失去了绿色血液。枝叶在煎熬中蜷曲着，灼人的阳光好象随时能把它点燃。躲在浓荫下口中含着少许水分的无数颗松塔，终于被窒息了，张着一瓣瓣干裂的嘴唇喘着粗气。一米厚的枯枝干叶最后一点儿水分被吸干了。森林灌丛在烈日暴晒烘烤下，垂头丧气被风吹响，发出金属响声的哀嚎，奏响令人心烦意乱的凄惨哀歌。